

## 蚰子



如是我見  
霍無非

春來賣野菜，夏日擺瓜攤，入秋販山貨，冬雪薺菜甜……一年四季，邛山上的農家人，總會把貧旱黃土的應時特產販到城裏，一樣樣都是接地氣的好東西。然而最讓我們心動的，莫過於來自山上的鳴蟲。在城裏，老遠看到小販自行車駛着高高的圓形蚰籠，拳頭大小，每隻籠都裝着一隻小精靈，有的振翼低鳴，有的打探着籠外陌生的世界，不由得歡欣起來，啊，蚰子，蚰子！蟲販後面一隊小「跟屁蟲」想看個真切。那時物價賤，有人花角把錢買下一隻，大家七手八腳爭睹，這可是孩子們鍾愛的小「寵物」呀。

蚰子，也有叫蠅蠅、蠹斯等別稱，大都生長在北方的莊稼地裏。蠅蠅這別名，乃「象聲」詞也；而蚰子呢，是中原豫西人對牠外表油亮的「象形」稱呼吧。《詩經·國風》中《蠹斯》云：「蠹斯羽，薨薨兮。宜爾子孫，繩繩兮……」說的是蚰子叫得響，家族興旺。民謠傳，邛山「無卧牛之地」，形容這一處北倚黃河，南臨伊關的古壤「風水」好，地下古墓多。以愚之見，古墓再多，怎比得上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世世代代，無窮盡也的蚰子？

蚰子理想的棲息地是在山野，如果捉之置於房內，那是有人歡喜有人愁。孩子們開心了，逮空兒圍着蚰籠左看右看，嘖嘖喳喳，專心餵食，把玩不已，冷不丁幾聲蚰鳴，滿室生輝。入夜，蚰聲大作，孩子



▲蚰子又稱為蠅蠅。

資料圖片

## 抓緊每一天



人生在線  
安仲生

葛量洪教育學院正校坐落在九龍加士居裁判處旁邊的小半山上，走上去需經過一條長長的斜路，然後在學院正門口就是一個迴旋處。駕車回校的導師們便由此進校泊車，而當時為免遲到，很多同學都「飛的」上斜路。而一班主修讀體育科的同學對此斜路更「情有獨鍾」，因為他們時常為訓練越野跑而上落落，那裏儼然已成為他們專有的「汗水地帶」。分校則是在鬧市中的旺角中心其中三層，平時很多時候同學們都會在彌敦道上疾行或漫步，來回於正校與分校間，趕着上不同的課程科目，鬧着「走堂」（蹺課）嬉戲……

當年一群懵懵懂懂十幾二十歲的同學們剛出中學校門，便開始接受師訓，並在此結緣。後來大多數都在本港教育界服務，唯彼此之間的情誼不變，此乃後話。

荏苒的時光，疲憊的人心。但是，一段段青葱歲月的往事卻記憶猶新。彼時初入學院，各自可能都希望將來畢業能有一份良好的工作，穩定的收入，不錯的待遇，而且在那個年代任職教師嘛，總比一般其他職業多一些假期吧。說實在的，大多數入讀學院的同學（包括筆者）都沒有什麼宏大的教育理想。

但是，踏入校門時的迷茫，在三年的學習與磨練後似有改觀。當

睡得實，苦的是難眠的家長。課堂上，調皮學生桌中傳出蚰鳴，打斷老師講課，引起全班好奇，老師只得沒收。一番批評教育，放學交還。

囚禁在蚰籠實在憋屈，入秋上邛山，到蚰子的故土一轉，滿山遍野的高粱、柿棗蘋果被染得透紅，豆莢綻裂嗶剝炸響，像拍着掌提醒農戶：我們成熟了。馬車駛着箍得小山似的金穀、玉米回村，蹄兒得得，鈴兒叮噠，車把式甩着響鞭，迴盪在山野空谷。

此時，邛山的溝壑崖壁，田壟草叢，另一些聲音也在呼應交響，「蠅蠅蠅」，「唧唧唧」……細辨，有蚰子的，也有蟋蟀和油葫蘆的，山深聽蟲，音純若天籟。蚰子的叫聲與其他鳴蟲相比，高亢急促。雄蚰摩擦短翅上的聲鏗和刮器，發出求偶聲，不會叫的雌蚰一旦接受了雄蚰的追求，把卵產於土中，完成了繁衍大事，不多久就告別這個世界。次年，新一代蚰蟲又破土而生。

邛山看蚰不是件容易事，耳畔蚰鳴一片，走近戛然而止。蚰子聰明得很，曉得利用環境偽裝自己。撥開草棵葉蔓，眼睛一時看花，一點動靜沒有，緩過眼來，見蚰子伏在葉下根上，一動不動，就看你能識別不？猛一把抓去，蚰子敏捷跳開，左撲右搥，逮一隻在手，蚰子不忿，張牙蹬腿反抗呢。仔細端詳，頭大、甲頸、翅短、肚圓、腿長是牠們的特徵，有的通體青翠，稱為「青頭」；還有的頭翅烏褐，謂之「黑蛋」。

蚰子食性雜，吃的是山野土食，一片片菜葉，一朵朵瓜卉，一顆顆豆粒，從不挑剔；遇到蝻蚱、玉米螟、黃粉蟲等危害農作物的害蟲，蚰子毫不客氣捕齧。觀其食譜，毀譽參半，仍不失有除害降惡之功。天造地設，盡賜物華，養活了這裏的芸芸眾生，怪不得邛山的蚰子隻隻肥壯，個個生猛。

邛山的一些農戶過去有剖篾編籠的手藝，因地制宜，取高粱稈、葦杆等，編織小巧玲瓏的蚰籠。到了季節，下地捉蚰，半是副業，半是喜好，就有了駛着蚰籠下山的奇觀。只是當下蚰籠被塑料材質取代，少了靈氣，蚰鳴仍響，編籠的老手藝安在哉？



▲參觀者在遼寧省博物館觀看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展出的文物——兩神石雕。

##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



市井萬象

日前，「從奧爾梅克到阿茲特克——墨西哥古代文明展」在遼寧省博物館開展。展覽匯集了墨西哥九家文化機構的一百五十四件（套）珍貴藏品，其中大部分文物是首次來到中國與觀眾見面，向觀眾集中展示了古老且異彩紛呈的中美洲文明。本次展覽計劃持續至二〇二四年三月三日。

新華社

## 衚衕的秋咖啡



君子玉言  
小 杏

近日，一個偶然機會，尋得一片有趣的地方。從office步行走進老城區，××衕衕、××巷、××夾道鑽來鑽去，突然發現若干cafe——老四合院cafe，藥店cafe、屋頂cafe……坐在大陽傘下，一杯美式黑咖啡、卡布奇諾，一塊披薩，一盤水果，古槐在眼前，古瓦在眼前，藍天在頭頂，老院在腳下；白色大提琴輕倚在常春藤邊，紅葉搭在屋簷上曬太陽，貓貓狗狗趴在沙發上，對着人們的鏡頭落落大方賣萌。印象裏，這樣幽深的老北京老胡同，標配應該是餃子爆肚烤串炸醬麵之類的民間土著小吃，涮羊肉、烤鴨都嫌高貴。誰知咖啡的濃郁與老胡同的質感有如咖啡液與伴侶那麼融洽，恰到好处。古老的青磚黛瓦點綴小清新，神來之筆。若說××台咖啡賣點是口感，衕衕咖啡擊中的是心感。況且又是在深秋最美季節，初見衕衕咖啡，感覺不能再好。

每天可見的古塔，平素覺得就像一隻寶瓶，如今一下子伸手可觸，身形龐然，望之巍然。而這麼好的地方，從辦公樓走路不過七、八分鐘的距離。更為汗顏的是：近在咫尺，這麼多年我竟然從未來過，不僅這些新長出來的cafe從未來過，這些一直「健在」的比我們爺爺的爺爺還老的老胡同也從未來過。

發現衕衕咖啡，源自波兒推薦。波兒剛剛從西藏自駕遊十八天回來，三兩好友坐在屋頂飲咖啡聽高原探險的有趣經歷。老北京的秋陽秋風秋葉拂過臉頰，不遠處的古塔影子輕扶肩頭。不覺暖陽漸漸西斜，咖啡涼了，風也悄悄涼了，還是捨不得走……

再前幾天，與T哥夫婦在酒店大堂短暫一晤，趁午間陽光晴好沿昆玉河漫行。街角、濱河、公園，彩葉漫天漫地，幾樹黃幾樹紅幾樹綠，半塘彩菊半塘綠柳半塘殘荷半塘禽鴨，人影橋影柳影婀娜綽綽。幾棵巨大的銀杏粒粒樹葉都呈黃色，滿樹滿枝齊刷刷的金光燦燦，成了整個公園最大的

「顯眼包」，任你怎麼拍都好看，只是拍都無法拍好它的壯觀。樹叢間草地上，一人在打非洲鼓，兩人在合奏管號，一群人在跳民族舞……慢慢走着看着聽着，撿了幾片各色各形的落葉放在背包裏，怕擠壞，拉鏈半開，小心翼翼把彩葉露出來，背在背上，再掃一輛單車沿街款行，秋光在後，感懷在前，秋風在身，一路盡是秋。

想起北美小院的楓香樹，去年此時落葉開滿草坪，那時寫的一篇就叫《落葉》。我們從草坪上挑撿最漂亮的落葉，還從南天竹、藍花茄、薰衣草上剪下鮮葉鮮花，等不及晾乾，做了很多畫，寫上祝福語，一起把花草和祝福塑封固定……彼時依依情深，此時憶起猶暖。前幾天兩隻貓Mars和Mercure已搬回新裝修好的家，兩小隻似乎很喜歡新家，走路都扭着懶腰。Mars趴在有貓貓圖案的箱子裏呼呼大睡，姿勢與圖案一模一樣，像在玩cosplay。

拜訪M師長，午前一聊聊一個小時。又給幾位前輩電話請教請安。這種親切溫潤、沒有絲毫壓力感的信任，想想也是積澱了好多年，彌足珍貴。赴贛參加活動，見到不少老朋友，Lam先生、ZM兄……多年未見，大家都好開心。

四季如常緩緩流淌，而我們已經

歷了那麼多。

感動、惦念、懷想……有顏色有形狀有氣息，眼下芬芳如沁。過後不經意間，突然某一個相似的微小細節，如香櫛的瓶塞，砰地打開，思緒頓時瀰漫。讓我在這濃烈的秋天，感念如彩葉漫天飛舞。

本來想着哪天去玉潭潭看銀杏，周日一夜驟風，一襲寒雨，據說秋盡了，冬來了。冬天真的說來就來了？等公交車時，風吹過裙角，突然感覺風衣如此單薄。街角堆滿了落葉，環衛工人掃起一堆回身又落一片。我們果然低估了氣溫，低估了冬天。

放在第二辦公區窗台的太陽花還真不錯，枝葉飽滿，殘留着前幾天開過的花瓣，相信她能扛過這個冬天。窗前接受陽光最好、最早變紅的樹，一夜之間，樹葉盡落。

寒風不等人，秋葉會等我嗎？屋頂上塔影下的咖啡怕是暫時不能享用了，那我們改天去品嘗冬日四合院的cafe吧，圍爐冬話，光是想想就應該很好。

這個時節，我知道江南故鄉此時尚好；嶺南的香港，此時正好；客旅的贛南橘紅桂香，溫潤正好。彼岸的此時，也冷了嗎？兩棵楓香樹的落葉還好嗎？若沒有這些四季風月，我不知該如何託寄感念和懷想呢？



▲碧雲天黃葉地。

作者供圖

## 住民宿二三事

主人道。

「還好，我太太把這個家設計得處處可以入鏡。」丹尼爾讚許地看看妻子。

之後談孩子，大概這個話題好說，彼此的談興更盛。「中國孩子的學習能力非常強，小小年紀他們就多才多藝。有一位十來歲的小女孩，一大早就練琴，練習曲有深度了，可以登台表演了，我很感動。」丹尼爾讚許道。

「中國有不少這樣的孩子。」

「好像他們的生活要由長輩包辦，比如吃牛排由媽媽幫忙切；練完琴後把小提琴交給爺爺管。」

「沒錯，所有的親人都樂於照顧。」

「中國孩子都這樣嗎？」

「現在的家庭孩子少，孩子與父母和祖父母的關係，不像原來的我們。我們年少時自由發展，主動進步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父母只是旁觀打擊。」

「從前和現在，你覺得哪種方法好？」丹尼爾問。

「當然是老方法好。我年少時練就的

本事終生管用，挺有能耐的，老本吃到現在還在吃。」重華說。

丹尼爾與我們持同樣觀點。他說從前他一度甚至停學回家幫父母養家。「被動地進步，不能吃苦耐勞，現在葡萄牙的孩子們也有這種趨勢。很遺憾，前輩們的優秀品質正在淡化。」原來葡萄牙也有同樣問題。

「Sintra和Daniel的中文怎麼說？」他換個話題。

「Sintra辛特拉，Daniel丹尼爾。」丹曦告訴他，又把中文寫下來。丹尼爾感到好奇，六個字母的詞彙，怎麼中文只有三個字。

「是不是英中轉換後，字都會少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

他反覆練習「丹尼爾」的漢字，說是要記住，以後要用中文告訴中國住客。

這是文化交流，大家沒有挑剔和指正對方。

（待續）